

本报记者 周翔宇

从鸿雁传书到指尖互联 那些年，徐州人这样联系彼此

一封电报，紧急联系却惜字如金

回望通信方式的变迁，从信件到电报，从固定电话到模拟蜂窝移动电话，数字时代从单次文字传送到实时视频互联，人们的通信记忆在岁月里沉淀出城市独有的温度。

打开尘封档案，阅读城市过往。

徐州市档案馆珍藏着上世纪徐州人生活中通信往来的珍贵影像：马路上，邮递员在骑自行车送信；机房里，接线员专注地操作电话交换机；街巷里，生意人手持“大哥大”……一张张老照片，定格的是不同年代的沟通方式，成为一个时代的鲜明印记，也见证着通信事业的发展历程。



上世纪70年代，徐州的邮递员奔波在大街小巷。

一纸书信，慢时光里的岁月牵挂

过去，人们联系远方亲友大多靠书信。这种古老而温情的通信方式绵延千年，历朝历代也都设有驿传及管理机构，维系着天南地北的牵挂。

清末，徐州正式开办邮局，信函、明信片、文件等均可寄递，并对信件规格有着明确规定：长不逾2尺，宽与厚不超1尺，重量不大于3斤。这些要求，与当时有限的交通运输能力息息相关。

1931年，徐州开通航空函件业务，信函、明信片、书籍等均可通过航空寄递，每件20克需加贴邮票1角5分。高昂的资费让普通民众望而却步，寻常百姓依旧以普通平信作为最主要的联络方式。此后受战乱影响，信函业务开展愈发艰难，邮费也随之上涨，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，能平安收到一封来自亲友的信件，便显得格外珍贵。

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，城市秩序逐步恢复，邮政信函业务也迅速重启。仅12月8日至9日两天，就收寄平信451封、挂号信103封，可见人们对书信往来的迫切需求。

同年12月21日，为支援前线将士，邮政部门规定，凡寄往前线及野战医院的贺年片与平常函件，均可免费寄递，由支前邮局统一办理，邮件封面左上角加盖“支前免费”戳记以示区分。战火中的信件，不仅承载着思念，更凝聚着浓浓的家国情怀。

1949年9月，保价信函业务恢复开办，这既是邮政服务的完善，也折射出社会经济的逐步复苏。保价信函属于特殊挂号服务，多用于寄送有价证券、重要证件、合同等贵重或关键物品，寄件人可声明价值并缴纳保价费，一旦邮件丢失损毁，邮局将按保价金额赔偿。

作为南北重要的交通枢纽，徐州邮政事业始终稳步发展。到1985年，全市全年收寄平常函件与挂号函件已达1387.28万件，较1949年增长了12.45倍。小小一封书信，从战乱中的辗转难达，到和平年代的畅通无阻，不仅记录着邮政事业的变迁，也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岁月记忆与人间温情。

尽管现在人们很少用信件联系，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信件是人们沟通联系的主要方式。不过，书信传递较慢，比书信更迅捷的电报在网络尚未普及的年代，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

上世纪初，徐州和南京、开封、郑州、济南等附近城市就通了人工电路。早期的电报通信采用人工电路传输信号，通过金属导线与大地形成回路，利用摩尔斯电码的点、划符号传递信息，由人工收发并译解电文。摩尔斯电码就是人们常说的摩斯密码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徐州附近的县城也都通了电报，丰县和沛县的电报由砀山经转，睢宁的电报由宿迁经转，邳县的电报由韩庄经转，东海和赣榆的电报由清江经转。徐州电报局因业务量大、战略位置关键，成为全国10个特繁局之一。

发电报时，市民将拟好的文字交给发报员，由发报员译成摩尔斯电码发送至对方电报局，再由收报员解码译出。摩尔斯电码可用数字传递汉字，常用四位数字对应一个汉字，比如3634、0055、0525、0448四组数字，电报传输后经过解码，就译成“为了胜利”四字。

抗战时期，华北大量电报经徐州中转，转报业务接近电报业务总量的一半。抗战胜利后，技术不断进步，电报设备逐步更新，徐州联通周边城市的线路也持续扩容。除有线电报外，无线电报也在发展运用，它无需线路，但受联络时间与保密性限制，多作为有线电报的辅助与备用。

电报虽比书信快捷，但仍属低速传递，且资费不菲。因此，拍电报时大多数人都是字斟句酌、力求内容极简，既能说清楚事，又能节省费用。如今，电报早已退出大众日常生活，仅作为怀旧与仪式感留存。目前国内仅北京仍保留电报发行业务，此前全国倒数第二个电报业务办理点，一个位于杭州的营业厅，也已于2025年正式停止电报服务。

电报是典型的单向讯息传递方式，以通知为主。与之相似的，还有曾风靡一时的传呼机，也就是BP机。比如：有人联系你，就需要先拨打传呼台，伴随着“嘀嘀”提示音，传呼台发送简短信息到你的传呼机上，你再就近找固定电话回拨。如今看来略显繁琐，可当年腰间别着BP机，再配上金属挂链，却是时髦与身份的象征，成为一代人的经典记忆。



没有家用电话时，市民在电话亭打公用电话。

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邮电局话务工作人员在接线。

人手一机，移动通信成为日常

作为双向即时通信的典型代表，电话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。

徐州市区上世纪初就出现电话了，但是不多，当时的线路是用木杆明线架设，到上世纪30年代，共有600根左右的电杆。那时候打电话并不便宜，普通市民较少使用，大多为官员、商人使用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徐州市内的电话机线设备、局所设置、服务范围持续扩充。到1985年时，徐州基本形成了以地下电缆为主的市话通信网。这个阶段，公用电话亭开始在街头出现，走进人们生活。在公用电话亭之外，校园里、马路边还曾矗立着另一道风景，插卡式公用电话。人们怀揣着薄薄的田村卡、IC卡，在宿舍楼下、马路边的电话机前插卡、拨号，听筒里传来家人熟悉的声音。在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，薄薄的电话卡承载着无数少年对家的思念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家用电话开放安装了。当时的装机费一台要四五千元，且手续很繁琐。过了几年，慢慢降价了，才有更多的人家安装。

与此同时，“大哥大”和小灵通的陆续出现，让随身实时语音通信走进了徐州寻常百姓家，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

今年65岁的张斌，退休前是徐州一家国营工厂的工人，谈起当年使用小灵通的日子，他仍记忆犹新：“二零零几年的时候，小灵通在徐州特别火，很多同事人手一部，我也攒钱买了一部，那可是我人生中第一台随身通信设备。”

张斌回忆说，小灵通个头大小和手机差不多，不像BP机只能收信息，小灵通能接打电话、能接发信息，费用比手机要省很多。“其实有模拟网‘大哥大’的时候我就想买，但是那个太贵了，一部手机要好几万，当时除了大老板没几个人能消费得起。”

他告诉记者，当时小灵通资费特别便宜，月租才十几块钱，打电话1毛钱一分钟，普通老百姓也能负担得起。

他还记得，小灵通不仅是通信工具，还是邻里间的“时髦物件”。“街坊邻居凑在一起，总爱拿出小灵通互相看看，有的还会挂个好看的挂件装饰。我那部小灵通是银灰色的，用了好几年，外壳都磨花了还舍不得换。”张斌感慨道，虽然小灵通的信号不算太好，偏远一点的地方就会没信号，但在市区里完全够用，是真正走进老百姓生活的通信设备。

小灵通的普及，标志着徐州人的通信方式从“单向通知”真正迈入“实时对话”的平民时代。它轻便、实惠，承载着无数普通徐州人的生活记忆，见证着城市通信的普及与发展，也成为徐州通信变迁中温暖而鲜活的一笔。

从鸿雁传书到数字互联，从电报解码到即时通信，徐州的通信变迁，既是技术迭代的缩影，也是城市发展的见证。一封封书信、一声声电报、一部部电话，串联起岁月温情，也连接着时代步伐。如今通信瞬息可达，那些旧时光里的联络方式，依旧藏着城市里最动人的烟火与记忆。

老林说档案

本栏目由徐州市档案馆提供学术支持